

基于汉外对比的对外汉语动结式教学*

□ 郝琳

[摘要] 汉藏语系以外的很多语言中没有补语,因而补语被认为是汉语语法特点的体现。而实际上,汉语中补语的概念并不具有很强的跨语言意义,通行的英译“complement”与汉语补语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相同。论文就以动结式为代表的动补结构在英语等语言中对应的表达方式进行了考察,归纳出“以词对应结构”和“以结构对应结构”两种替代方式,分析了母语中不同替代模式对学习汉语动结式输出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 动结式;汉外对比;对外汉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 H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9)05-0170-08

一、引言

动结式是表示动作-结果关系的黏合式述补结构,如“打破、喝醉、洗干净”等(吕叔湘,1980;朱德熙,1982)。作为动补结构的一个下位类型,动结式的教学与补语的性质息息相关。

在汉语语法研究中,补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不少学者指出,补语反映了汉语语法的特点(吕文华,1995;范晓、张豫峰,2003),很多其他语言中都没有这种类型的句法结构(陆俭明,1990)。因此,“补语”是外国人较难掌握的一个语法点,所有的汉语教材都把“补语”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之一。在《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1996)这一纲领性文件中,补语在甲级语法中就已经出现了,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补语”这一概念的翻译问题。我们查阅了几种影响较大的初级汉语教材和中英对照的汉语语法书籍,^①发现“补语”一词无一例外地被英译为“complement”。然而问题是,汉语的“补语”与普通语言学中“complement”的内涵和外延并不相同。狭义的“complement”只指接在系动词 to be 后面起“补足”作用的成分,广义的“complement”包括谓语中除动词之外的所有必需成分(沈家煊,2010),在大部分情况下它指的就是宾语,即小句的宾语化及宾语从句标记(邵菁、金立鑫,2011)。而汉语的“补语”恰恰是指动词后的一切非宾语成分,包括补充说明动作、行为的结果、状态、趋向、数量、时间、处所、可能性或者说明性状的程度、事物的状态的成分。

这种概念错位在汉语教学和研究中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因此,有学者对此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金立鑫(2009)建议把汉语的“补语”分化为“后置状语”和“次级谓语”,以便与普通语言学实现对接;沈家煊(2010)认为这是用印欧眼光看待汉语现象,不符合汉语实际;刘丹青(2005)也认为,在汉语研究内部形成的“补语”概念,有其自身的合理因素,不能简单地用“后置状语”这类名称来取代补语,因为现代汉语中的“补语”有不少成分不具有状语的性质,还有些成分充当状语和“补语”时语义作用甚至真值语义存在明显不同,且不是简单的前置状语和后置状语之别。

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总是伴随着目的语与母语的比较,外语学习者会自觉不自觉地自己的母语中寻找与目的语相对应的语言形式。既然“补语”不对应于“complement”,又该对应于什么呢?我们亟需找到“补语”在学习者母语中的对应物,才能有的放矢地为“补语”定位,帮助学生理解“补语”的语法意义。

* 收稿日期 2019-05-17

① 所参考教材包括:杨寄洲编著《汉语教程》第二册(上)徐桂梅、陈满华编著发展汉语系列《初级汉语(下)》,鲁健骥主编《初级汉语课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速成学院编《速成汉语初级教程》综合课本2,吴中伟主编《当代中文》2;所参考中英对照的语法书籍包括:李德津、程美珍编著《外国人实用汉语语法》和徐晶凝编著《汉语语法教程》。

二、“补语”概念在不同语言中的对应物

(一) 是否其他语言中都没有“补语”?

不少学者认为很多其他语言中都没有补语,这种说法不够严谨。准确地说,这里的“其他”主要指的是非汉藏语系语言,因为“述补结构是汉藏语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句法结构类型”(黎意,2004)。除汉藏语系语言外,还有一些其他语系的语言也有补语或类似的成分,如泰语和越南语(柯伟智,2013;马雪燕,2013),虽然内部结构及具体成分与汉语并不一一对应,但其意义和功能与汉语补语非常相近。这种相近性使其具有“最近发展区”的特征,成为学习者学习汉语补语时可以借力的支架。

而很多汉语学习者母语占比相对较高的语言,如韩语、英语、俄语、印尼语等,都没有补语或类似性成分的存在,表达相近的意思,需要运用其他句法手段来实现。本文主要关注这类语言中与补语的意义和功能相对应的替代方式及其对学习汉语补语习得的影响,而对泰语和越南语这类语言本身即含有补语及类似成分的情况暂不作考察。

(二) 补语的分类

一般认为,汉语的补语可以根据是否带“得”分为粘合式补语和组合式补语。这个分类标准具有形式上的判断依据,便于操作,但纯形式的分类无助于揭示汉语补语的本质,因此语法学界对补语的分类多采用形式意义兼顾的做法。由于研究思路的不同,不同学者对补语类型的数量、名称认识并不一致,内容也相互交叉,如朱德熙(1985)把补语分为5类,王还(1995)分为8类,刘月华(1983)分为6类。在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2008)中,汉语补语分为时量补语、动量补语、结果补语、趋向补语、程度补语和可能补语6个基本类别,另外还有结果补语的可能式、趋向补语的可能式等补语的变式。

对于如此复杂的补语系统,国内外就不断有人提出对其进行简化和重构的设想。如张旺熹(1999)把“VC”“V得/不C”“V得(很)C”三种结构看作动补结构的典型形式,其中“VC”是基础形式,其他两种都是扩展形式,这三种句法形式是动词所引发的结果范畴在未然、或然和已然三个表达层面投射的结果。“VC”结构表现的是一个以预期目标为参照的原型范畴系统,其扩展形式“VC了”结构表现的是动作行为结果的现实性范畴,“V得(很)C”是结果范畴的程度式,“V得/不C”则是结果范畴的评估式。刘丹青(2005)则认为,“补语”主要由两种语义语用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语法化了的成分组成,而这两种成分内部性质相当不一致。一种是像似性认知原则的句法化,补语位置用于放置根据时间像似性原理适宜在谓语之后的成分,如表示结果、行为主体或客体在事件后到达的终点等类成分,动结式、动趋式即属此类。另一种是焦点居后的话语语用规则的句法化,带“得”的补语属于此类。

张旺熹(1999)、刘丹青(2005)从不同的角度对汉语的补语系统进行了重构,可以说两个方案均实现了系统的简明性和自洽性。虽然两个方案对粘合式补语和组合式补语的关系意见相左,但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承认了动结式的重要地位。为使研究更加同质化,本文以动结式作为动补结构的典型代表,考察学习者对汉语补语习得的情况。

(三) 动结式在不同语言中的替代方式

本文以中国知网上的上百篇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为依据,辅之以对母语者的语言调查,就汉语动结式在英语、俄语、意大利语、韩语、日语、印尼语等语言中的替代方式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语料显示,英语中对汉语动结式的替代方式基本可以涵盖其他语言中主要的替代方式,对个别未能涵盖的类型我们将利用其他语言的材料进行补充。篇幅所限,表1仅具体呈现英语中对汉语动结式的替代方式:

由表1可见,英语对动结式的替代主要有“以词对应结构”和“以结构对应结构”两种方式。“以词对应结构”是指外语只用一个词就能对应汉语动结式整体的意义和功能的情况,又包括“单纯式”和“词根式”两种类型。“单纯式”指使用一个词全面覆盖“动+补”这个结构的意义,这个词作为一个不能进一步切分的整体,不能与动结式中动词和补语一一对应。“词根式”也是一个词对应于“动+补”这个结构的意义,但其词根

意义主要对应于动词或补语中的某一个。

表1 汉语动结式在英语中的替代方式

汉语	动结式	例: 找到、加宽、学会、用光、打破、喝醉、洗干净	
英以词 对应 语结构	单纯式	一个词即涵盖“动+补”的意义: found(找到)、see(看见)、meet(碰到)	遗
	词根式	一个词即对应于“动+补”这个结构的意义,该词的词根意义主要对应于动词或补语中的一个: ①动词: learnt(学会)、broke(打破)、drunk(喝醉) ②形容词: wider(“使宽”表示“加宽”)、sharper(“使锋利”表示“削尖”)、clean(“使干净”表示“洗干净、打扫干净”)	
	动宾式	动词+宾语: finish + n. / doing(做完某事)	漏 负 迁移
	宾补式	动词+宾语+补足语: dye sth. red(染红)、paint sth green(刷绿)	
	以结构 对应 结构	动介式	使用表时间先后、逻辑因果的介词连接动作与结果: tired after running(跑以后累了)、wet because of rain(因为雨湿了) 使用表结果的介词连接动作与结果: beat to death(打死)、tear to pieces(撕碎)
	状动式 (后置状语)①	hear clearly(听清楚)、hold tightly(握紧)	正 迁 移
	固定短语	动词+副词小品词/介词: use up(用光)、hold on(抓住)	

“以结构对应结构”是指用其他结构来对应汉语动结式的意义和功能,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 动宾式。这类的成员目前只发现一个,即“finish + n. / doing”,可以直译为“完成某事”。从结构上看,其为“动词+宾语”结构,语义与汉语动结式相近。

(2) 宾补式。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结构,其语言形式为“动词+宾语+补足语”,其语义与汉语动结式基本一致,只是在“动”和“补”中间插入了名词,体现出与汉语动结式语序的差异。

(3) 动介式。动介式一般是“动词/形容词+介词+名词/动名词”的形式,其标志性的介词分为两类,一是表时间先后、逻辑因果的介词,如“after”“because of”,另一类是引向结果的介词“to”。第一类句子分别陈述两个事件,然后使用“之后”“因为”等词语将两个事件联系起来,以时间先后关系、逻辑因果关系来替代汉语动结式的语义关系。第二类句子中用“to”所引出的名词表示动词的结果,整个结构的意义与动结式相当。

(4) 状动式。在普通语言学中,凡修饰限制动词的成分,无论出现在动词前还是出现在动词后都称为状语。而只有汉语把动词后补充说明的成分称为补语,因此在其他语言中,以状语来替代补语就是很自然的了。这其中又分为前置状语替代汉语补语和后置状语对应汉语补语两种情况。

(5) 固定短语。动词与其后副词小品词或介词的组合已趋于固化,整个结构成为一种固定短语。其内部构成和整体意义都与动结式非常相近,对动结式的习得具有正迁移作用。

三、现代汉语动结式的偏误类型分析

学界普遍认为,学习者在习得第二语言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母语的影响,其影响既包括正迁移,也包括负迁移。我们发现,上述五种替代模式对学习者的动结式的输出具有重要影响。具体说,“以词对应结构”和“以结构对应结构”中的(1)类、(2)类、(3)类以及(4)中的前置状语替代汉语补语的模式,通常带来的是母语负迁移,而(5)类和(4)类中的后置状语对应汉语补语模式,对动结式的习得具有正迁移作用。

以鲁健骥(1994)确立的偏误类型为基准,汉语动结式的偏误主要表现为遗漏、误代和错序三种类型,这三种偏误类型与学习者母语中对动结式的不同替代模式呈现出清晰的对应关系。

① 我们没有在英语中发现以前置状语对应动结式补语的情况,但俄语、意大利语、韩语、日语、印尼语中均存在这种对应。

(一) 遗漏

遗漏是指句子结构因缺少了必要的成分而不合语法。有关研究表明,动结式中补语的遗漏偏误在留学生的语料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肖奚强 2009),例如:

例(1)* 现在我找工作,所以我看 12 月 15 号人民日报上的招聘启事的时候很高兴^①。(“看”后遗漏补语“到”)

例(2)* 不知不觉我学了他的正直和帮助别人的精神。(“学”后遗漏补语“会”)

例(3)* 因为丈夫肯定不想让自己的妻子死,而希望治她的病。(“治”后遗漏补语“好”)

例(4)* 可是他父母离婚以后,那个男孩儿好像变了另一个人。(“变”后遗漏补语“成”)

我们也观察到,补语出现而遗漏动词的情况也比较普遍,例如:

例(5)* 山上水桶里随时都满水,这是肯定的。(“满”前遗漏动词“装”)

例(6)* 我年轻的时候,由于不听大家的话,错了许多许多的事。(“错”前遗漏动词“做”)

上述两种偏误与学习者母语中对动结式“以词对应结构”的对应方式有关。学习者习惯于用一个词去表达动结式(两个词)的语义,因此有时遗漏了补语,有时遗漏了动词。

还有一种情况与动词遗漏有关,那就是动宾式“finish + n. / doing”。虽然它是“以结构对应结构”,但学习者往往将汉语的“完”当作及物动词使用,因而造成了偏误。例如:

例(7)* 我三天以前完了那个工作。(“完”前遗漏动词“做”,李大忠 2007)

(二) 误代

误代,是指在对语言形式进行选择时,该用甲却用了乙。与动结式有关的误代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该用补语甲却误用成补语乙,二是该用动结式却误用了其他结构。第一种情况是补语运用是否准确的问题,第二种情况则是是否该用补语的问题,这里我们讨论第二种情况。观察下面的例子:

例(8)* 我天天上课以后,就马上帮他赚钱。

例(9)* 抽烟的人抽以后,把烟头随地乱扔。

这类偏误用“动词+以后”来替代“动词+完”,很可能与学习者母语中的表达方式有关,如:

例(10)* He is tired after running.(母语者提供例句)

例(10)直译为汉语是“他跑以后累了”,这种表达方式与例(8)、例(9)极为相近,这类母语负迁移多来自于英语母语者和韩语母语者。

韩语和印尼语中还有一种与汉语动结式意义相对应的表达方式,如:

例(11)* 비 때문에 옷이 젖었다.(李义善 2000)

雨 因为 衣服 湿了

例(12)* Alat itu sudah rusak karena aus.(陈光 2007)

机器 那 已经 坏 因为 磨

例(11)直译为汉语是“因为雨衣湿了”,例(12)直译为汉语是“机器坏了因为磨”。这两个例子虽然分属不同的语言,但句子内部的组合机制非常相似。不过我们在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并未找到类似的偏误个例,因此暂时还无法就其对汉语动结式习得的影响作出推测。

此外,有些研究发现,学习者有时用句子替代补语(王媚 2008),将动结式的语义分成两个小句表达(刘月华等 1983;梁雪垠 2008),例如:

例(13)* 他哭了,眼睛都肿了。(成燕燕 2002)

例(14)* 他听了录音,没懂。(梁雪垠 2008)

有人认为这是对动补结构的回避,而我们认为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误代,是利用两个小句语义的加合来替

① 本文的汉语例句除特殊标明的以外,全部来自于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代动结式的语义。

事件结构理论认为,动结式指称一个复杂事件,该事件由述语和补语所指称的时间上具有先后顺序、逻辑上具有因果关系两个原子事件构成(Rothstein, 2004; 施春宏, 2005; 苑晓鹤, 2017)。在汉语中,对这种功能的表达已经语法化为“动结式”,而在很多学习者母语中却没有相应的语法结构,因此学习者的语言受母语影响产生了误代偏误。

(三) 错序

错序是指句中的某个或某几个成分放错了位置,颠倒了顺序。这里主要包括两种情况。

1. 与“宾补式”相关的错序

如上表所示,学习者母语中的“宾补式”语序与汉语动结式不同,因此带来了偏误。例如:

例(15)* 汉语学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跟中国朋友交谈,更加了解中国文化,而且自己对中国五千多年的文化历史感兴趣,听汉语懂,能够帮助我了解中国文化。

例(16)* 我用钱完了。

这两例属于“动词+宾语+补足语”的语序,不符合汉语“动词+补语+宾语”的语序。

2. 与前置状语相关的错序

很多语言没有补语,当把动结式翻译成这些语言时,一般要用状语来替代。当使用前置状语时,就产生了错序的偏误。例如:

例(17)* 以后时间过去了有可能我们放心地吃绿色食品,但现在我感觉还是吃绿色食品的时候干净地洗以后再吃。

例(18)* 这故事教会了我们无论面对多么大的困难,只要共同努力就能好解决。

四、现代汉语动结式的教学策略探讨

(一) 从语言知识教学到认知方式教学的转向

遗漏偏误、误代偏误虽然表面上看并不相关,但实际上它们与动结式处在同一个认知连续统的不同阶段。

郭继懋、王红旗(2001)在讨论粘合式补语和组合式补语的差别时认为,粘合补语将原因与结果合并起来作为一个单一的完形(一个整体)以“总括”式的扫描方式来认知,而组合补语将原因和结果作为两个单独的事件以“次第”式的扫描方式来看待。

我们认为,“总括”与“次第”性质的判定可因对比项的不同而存在相对性。例如,以一个词对应动结式整体的语义,那么这“一个词”就属于“总括”的认知方式,动结式属于“次第”的认知方式;而如果以时间先后关系句、逻辑因果关系句(以下简称“关系句”)或原因和结果两个小句的加合来对应动结式的语义,则动结式又相对具有“总括”的性质。这样,上述三类表达方式就构成了“总括--次第”的扫描方式连续统:

总括-----	-----	次第
一个词	词+词(动结式)	“关系句”/小句+小句

从深层次上讲,不同语言对“动作--结果”意义的表达方式与认知方式有关。谢信一(1991)曾谈到,汉语发明了一套真实、推断、想象的时间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基于事件的时间顺序的临摹原则。例如“走进来”“走出去”,它们是否表示按时间顺序做了三个动作呢?其实所做的动作可能只有一个,不是三个。汉语为了描写这个复杂的动作创造了一个场景,它展现为不以真实时间而以想象时间来界定的几个阶段。换句话说,“走进来”这个概念有三个成分,即走、进、来。三部分同时出现,并无明显的时序。但是选用临摹的办法把它们表示成线性的序列,我们必须假装认为它们包含三个相继展开的阶段。动结式“摔破”“吃饱”也是如此,固然“摔”造成“破”,“吃”引起“饱”,但是细究起来,虽然动结式所表示的场景涉及真实的时间,但动作阶段和结果阶段并非表现为界限分明的序列,而是时间上有重叠。

由上文的“扫描方式连续统”可以看出,相对于“以词对应结构”,汉语动结式采用的是“次第式扫描”的方式,而发生遗漏偏误的汉语学习者采用的是“总括式扫描”的方式,无论是遗漏补语还是遗漏动词,实际上都是“整体认知”的表现,从根本上说,学习者并没有习得把“动作”和“结果”划分成两个阶段的认知方式。而相对于“关系句”/“小句+小句”模式,汉语动结式又带有总括的特点,发生误代偏误的汉语学习者虽然同样把“动作”和“结果”划分成两个阶段,但过于强调二者的独立性,对相关性则认识不足。因此,教学中教师应该对偏误的认知动因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之上,帮助学习者建立汉语动结式的认知坐标,从而把抽象的语法规则与具体的事件认知关联起来,使学习者更好地理解语法项目。

(二) 从理论语法到教学语法的转向

理论语法,也称“科学语法”,是指语法学家按照自己的语言观和方法论,对某种语言的语法所做的分析和描述。教学语法,是指利用理论语法的研究成果专门为教学目的服务的语法系统。教学语法重在应用,理论语法重在理论的提高,教学语法固然要从理论语法中不断汲取营养,但没有必要将理论语法的研究成果原封不动地照搬到教学语法中来。

1. 动结式的分阶段处理策略

动结式,在理论语法中是作为一个语法结构出现的。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体系也延续了这一思路,将结果补语作为一个语法项目放在某一阶段统一处理,但其结果并不十分理想(朱其智,2006;胡清国,2017)。因此不断有学者尝试提出新的思路以改变教学现状,海外专家一般将动结式处理为词法结构(柯彼德,1991;吕文华,2001),国内一些专家(胡清国,张雪,2017)指出教学中应凸显动补结构的“词块”性质,有些教材(康玉华、来思平,1999)在新版修订时把原来列为两个词条的“打开”修订为一个词条。

这些主张和举措充分考虑到学习者的习得特点,不仅能够解决遗漏偏误的问题,对“宾补式”的错序偏误也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然而,这种处理方法又很难为国内汉语学界大多数人所接受。因为动结式组合十分灵活、高产,又可以扩展,与一般的动补复合词存在明显的区别。如果都处理为“词”,那么词典以及教材里的生词表将不堪重负。而且,即使是从学习者角度考虑,整体认知策略也会带来如下偏误:

例(19)* 我们听见完了这个报告。(陆世光,1997)

例(20)* 黑板上的字我看见得很清楚了。(陆世光,1997)

出现这类偏误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学习者不了解这些动词的内部构造是动补关系,因此后面一般不能再有补充成分。

这里我们看到理论语法与教学语法的某些矛盾之处,那么应该如何调和这一矛盾呢?正如陆俭明(2018)所阐述的,“当代语言学理论与外语教学可以接口,而且必须接口”,一方面教学语法需要依托于理论语法,脱离了理论语法,教学语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另一方面,出于某些特定的教学需要,教学语法也不必墨守陈规,可以进行一些合理的创新。以动结式教学为例,既然整体认知策略在帮助学习者避免遗漏偏误和错序偏误方面效果显著,就可以大力推广;但它只适用于汉语学习的起步阶段,学习者仅掌握了简单的“主谓(宾)”句,还没有产出复杂句子的愿望,此时将“听懂”“看见”“打开”当作一个词去教授可以降低认知难度。而当学习者语言水平提高、进入到结果补语的学习阶段时,教师就要从“整体认知”策略转向“拆分和替换”策略,将“听懂”拆分和替换为“听+懂”“看+懂”“读+懂”“弄+懂”“搞+懂”等动结式组合,这样才能发挥语法结构的能产性优势,帮助学生以倍速扩充语言储备。

2. 补语位与状语位的语义对比策略

有些语言中没有补语,学习者习惯以前置状语来表达补语的语义,有些语言句语序比较灵活,修饰限制成分在动词前后都可以出现,这些都是造成补语错序偏误的重要原因。

虽然理论语法对汉语补语的概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但教师并不能因此将补语解释为“后置状语”。因为语序是汉语重要的语法手段,不同的句法位置具有各自的“句位义”,不可混同看待。张国宪(2006)指出:“语法位置除了凝结着句法信息之外,还集结着丰富的语义信息和语用信息。”关于补语位与状语位的句位义

差别,以往的研究中多有涉及。多数学者认为,补位表示动作行为的结果,状位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式,如刘松汉(1990)、张旺熹(1999)、石毓智(2002)等。石毓智(2002)指出,汉语句子的组织原则是:伴随特征+谓语动词+结果特征,这一原则所影响的词类很广,不管是什么样的语言成分,如时间词、介词短语、程度词等,只要它们是表示谓语中心结果的成分,都必须出现在谓语中心之后,而表示伴随特征的往往出现在谓语中心之前。这一规律也体现了认知上的时间顺序原则,状语所代表的情状倾向于出现在动作发生之前,补语所代表的情状倾向于出现在动作发生之后。与此相呼应,徐采霞(2016)将状、补性质的差别概括为状语的主观性和补语的评价性。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状语所代表的情状由于尚未出现,因而更多地体现为施事者的主观意愿,而补语所代表的结果因为已然出现,更多地含有评价的意味。

上述观点和思路可以为前文中的错序偏误提供恰当的解释:例(17)中,“干净”是“洗”的结果,自然应出现在“洗”之后,即使是“洗”的动作还没有发生,“干净”作为“洗”的预期结果,也应占据补位而非状位;例(18)中,“好”表示动作实现了比较完善的结果,应置于动词之后,占据补位,而只有希望凸显施事者积极的主观态度时,才应把“好”(准确地说是“好好”)置于动词之前。

本文对汉语动结式在其他语言中替代方式的考察和分析还比较粗疏,篇幅所限,对一些低频的替代方式没有进行穷尽式列举。但我们认为,目前的归纳基本能够反映出汉语及其他语言在“动作—结果”事件表达方面对应的概况,希望本文提出的观点能够对汉语动结式的教学有所启发。☒

[责任编辑 廖智宏] [专业编辑 康忠德] [责任校对 夏福立]

[参 考 文 献]

- 陈光,2007.汉语结果补语在印尼语中的表述形式及其对印尼学生习得的影响[D].广州:暨南大学.
- 成燕燕,2002.哈萨克族学生学习汉语结果补语的偏误分析[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
- 范晓,张豫峰,2003.语法理论纲要[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郭继懋,王红旗,2001.粘合补语和组合补语表达差异的认知分析[J].世界汉语教学,(2).
- 胡清国,张雪,2017.留学生汉语结果补语准确输出的制约因素[J].海外华文教育,(5).
- 金立鑫,2009.解决汉语补语问题的一个可行性方案[J].中国语文,(5).
- 康玉华,来思平,1999.汉语会话301句(修订本)[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康玉华,来思平,1990.汉语会话301句[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柯彼德,1991.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语法体系急需修改的要点[J].世界汉语教学,(2).
- 柯伟智,2013.汉语结果补语与泰语对应形式的对比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
- 黎意,2004.汉藏语述补结构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 李大忠,2007.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分析[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李义善,2000.汉语补语的韩译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
- 梁雪垠,2008.留学生学习汉语结果补语的偏误分析[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
- 刘丹青,2005.小句内句法结构《语法调查研究手册》节选[J].世界汉语教学,(3).
- 刘松汉,1990.形容词作状语、补语情况再考察[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
- 刘月华,1983.实用现代汉语语法[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陆俭明,2018.论当代语言学理论与外语教学的接口问题[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
- 陆俭明,1990.述补结构的复杂性[J].语言教学与研究,(1).
- 鲁健骥,1994.外国人学汉语的语法偏误分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1).
- 陆世光,1997.对外汉语补语教学[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
- 吕叔湘,1980.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吕文华,1995.关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补语系统[J].语言教学与研究,(4).

- 吕文华,2001.关于述补结构系统的思考[J].世界汉语教学,(3).
- 马雪燕,2013.语言类型学视野下的汉语和越南语结果补语对比研究[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4).
- 邵菁,金立鑫,2011.补语和 Complement[J].外语教学与研究,(1).
- 沈家煊,2010.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类型学考察[J].世界汉语教学,(3).
- 沈家煊,2003.如何解决“补语”问题[J].世界汉语教学,2010(4).
- 施春宏,2005.动结式论元结构的整合过程及其相关问题[J].世界汉语教学,(1).
- 石毓智,2002.论语言的基本语序对其语法系统的影响——兼论现代汉语句子组织信息的原则形成的历史动因[J].外国语,(1).
- 王还,1995.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王媚,2008.俄罗斯学生汉语补语使用偏误分析[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7).
- 肖奚强,2009.外国学生汉语句式学习难度及分级排序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徐采霞,2016.现代汉语形容词状补功能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苑晓鹤,2017.动结式的事件语义学分析[J].外文研究,(3).
- 张国宪,2006.典型补语的非可控句位义[J].中国语言学报,(12).
- 张旺熹,1999.汉语特殊句法的语义研究[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1985.语法答问[M].北京:商务印书馆.
- 朱其智,2006.留学生生造词语偏误分析[J].汉语教学学刊,(2).
- Rothstein,S,2004. Structuring Events: A Study in the Semantics of Lexical Aspect[M]. Oxford: Blackwell.

[作者简介] 郝琳(1972~)女,黑龙江人,语言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北京 邮编:100024。

Verb-resultative 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ast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s

HAO Lin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no “buyu” in many languages other than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so “buyu”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embodiment of the gramma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In fact, the concept of “buyu” in Chinese can barely be cross-linguistic. “Buyu” in Chinese has different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than “Complement”, its commonly used English translat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orresponding expressions of verb-resultative 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in English and other languages, and sums up two alternative forms of “word corresponding to structure” and “structure corresponding to structure”. Besides, it analyse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different alternative modes in mother tongue on learners’ Chinese output,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teaching strategies on this basis.

Key Words: verb-resultative 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contrast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s; TCSSL